

是舛繆以顯其寓言耳雖然亦奇甚矣

柳毅傳

唐 李朝威 撰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于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愧避

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
次子而夫婿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旣而
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違訴頻切又
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流涕悲
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
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
還吳密邇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
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
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
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唯恐道途顯晦
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
我邪女悲泣自謝曰負戴珍重不復言矣脫獲
迴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旣許而問則洞
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
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鉉
帶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
之無有碍矣幸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話
倍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

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
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
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
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
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
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
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
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
鄉還家乃訪于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
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
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事曰徒謁大
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嘗閉目
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
向門戶千萬竒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
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
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視之則人間珍寶必盡
於此柱以白壁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
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竒秀深杳不可

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
曰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
畢毅曰何謂大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
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發
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
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語畢俄而宮門
間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
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
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旣而拜君亦拜復坐於
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
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
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
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
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流
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已至此因
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
之罪不診鑿聽坐貽聾瞽使閨窓孺弱遠罹詬
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

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

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製金鏤牽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霰雪雨雹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安抑乃獲自定固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

穀參差迫而視之前所寄辭然而若喜若悲零
淚如絲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
旋入于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
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
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
神溢立於君左右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
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故曰女姪不幸爲頑
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
是爲涇陵之士矣饗德懷恩詞不論心毅撫退
辭謝俯仰唯唯然後乃坐兄曰向者辰發靈虛
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
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執因而
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
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
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
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
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冤不
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

拜坐定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
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
鼙鼓旌旗劔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
此錢塘破陣樂旌鏗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
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
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
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旣畢龍
君大悅錫以純綺頒于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
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
今大地茫茫人各有志今何可思量狐神鼠聖
今薄社依墻雷霆一發今其孰敢當荷貞人兮
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永言慙愧兮何時忘
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
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
涇水之隅風霜鬢鬢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
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
塘君歌闋洞庭君俱奉觴於毅毅踧踖而受爵
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

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
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其羞
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
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
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詞
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
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
不暇洎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
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
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
有衷曲一陳於公爲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
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
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
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
託高義世爲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
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
作歛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
聞跨九州壤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鑠金掣玉

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
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
志柰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
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
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
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
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
者况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
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
以藏王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
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
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狷搪突高明退
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垂間也其夕
復懼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
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
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
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
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

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途上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取于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欲求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小艾惜其惠美欲擇婿以配焉又何如哉毅乃卜日就禮旣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于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旣產踰月乃穠飾換服召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

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
錢塘季父論親不從垂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
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
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
自替他日父母憐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
娶張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居于
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
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毅
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
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懽厚永心故因
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
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
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于今日之
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
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
見君於長涇之隅狂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
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寃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
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

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其素以操貞爲志尚寧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疇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

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觀洞庭旣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代莫知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

晴書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
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
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
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
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
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
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
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
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九遺嘏曰此藥一九可增
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歡宴畢嘏乃驛行
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說告于人世殆
四紀嘏亦不知所在
隴西李朝威叙而歎曰五虫之長必以靈者別
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虫洞庭含吐大直錢塘
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詠而不載獨可憐其意
矣愚義之遂爲斯文